漢書藝文志拾補

窈窕德象女師篇

漢書外戚傳孝成班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卽是詩篇蓋失之矣

根牟子七篇

應劭風俗通義姓氏篇根牟氏魯邑名以爲氏根牟子古賢者著書宋邵思姓解風俗通曰古賢者根牟子著書七篇

吳陸璣詩疏曰卜商爲詩序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經義考承師篇曰孟仲子弟子根牟子漢書古今人表居第六等錢氏大昕三史拾遺曰根牟子受詩於孟仲子當更子仲其下竹添身書爾在古列表李子用以顯列鄒六子亦列本之誤

張澍風俗通姓氏篇輯注曰澍按鄧名世辨證引云六國根牟子無古賢者三字姓苑云根牟子周人又按根牟魯姓子魯宣公取之左定王七年杜注瑯邪陽都東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卽魯之安丘又脫以下蓋云文假有數誤按風俗通以爲魯邑名者左氏宣九年秋取根牟杜注根牟東夷國也今瑯邪陽都東有牟鄉按牟鄉春秋時曰根牟魯取以爲邑始此根牟子蓋其後人又以國爲氏者釋文敘錄引徐整亦云根牟子傳孫卿子是爲荀卿之師六國時說詩

之家然風俗通但云著書不云說詩故列之儒家廣韻姓纂諸書引風俗通不著篇數唯邵思姓解引云著書七篇

成公致事十二篇

皇甫謐高士傳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游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致事十二篇

劉向孝子圖傳 向錄未見六藝圖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苑英華許南容李令琛對策並言劉向修孝子圖法苑珠林忠孝篇引郭巨丁蘭董永大舜四事並云劉向孝子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郭巨董永二事作劉向孝子圖洪氏隸續載武梁祠畫像中有董永事

高郵茆泮林古孝子傳輯本題記曰劉向孝子傳隋唐志皆不著錄惟玉海引唐許南容策稱劉向修孝子之圖

按日本國見在書目雜傳家有孝子傳圖一卷不著撰人疑即是書諸家孝子傳不言有圖此獨有圖與列女傳相似類也

劉向列士傳二卷

隋志史部雜傳篇曰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又曰列

士傳二卷劉向撰隋書藝文志劉向列士傳二卷

玉海藝文曰後漢書注水經注文選注引列士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後漢書申屠剛傳注文選盧子諒古詩注鄒陽獄中上書注藝文類聚天部人部服飾部木部鳥部北堂書鈔武功部衣冠部太平御覽居處部兵部人事部並引列士傳或作烈士

按論衡須頌篇有曰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又初學記職官部引蔡質漢官典職曰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畫古列士重行書贊或因此畫圖而爲之傳未可知也初學記卷二及瑚玉集亦引列士傳

劉歆列女傳頌一卷 歆輯本見六書會有家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

隋志史部雜傳篇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同通志藝文略同

宋王回序曰頌如詩之四言世所行向書倂頌爲十五卷通題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

按漢志注云列女傳頌圖是頌亦劉向撰隋志別出劉歆頌一卷與日本國書目所載同文選思玄賦引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脩身廣觀善惡今本無此文知別爲一書已久亡矣 案任昉文章緣起云漢劉歆作列女傳頌實頌本傳圖也

揚雄自序 馬輯本見大書小學家

藝文類聚人部揚雄自序曰雄爲人簡易佚蕩默而好深湛之思淸淨無爲少嗜欲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文選運命論注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

隋書儒林劉炫傳炫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

按類聚選注所引自敘之文並見本傳傳末云雄之自敘云爾史通雜說篇云班氏於司馬遷揚雄皆錄其自敘以爲列傳也

子雲家諜

藝文類聚冢墓門揚雄家諜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史通雜述篇高門華冑弈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之類此之謂家史者也

嚴可均全漢文編附識曰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藝文類聚四十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並引揚雄家牒案家牒不知何人何時所撰

按文選任彥昇序注引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則同時劉子駿已見及之大抵侯芭諸人所作歟漢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正合三十

八篇之數知自序家諜皆在其外者也

王莽誡八篇

漢書王莽傳平帝元始三年初莽欲擅權白太后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卽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

後漢書荀爽傳注曰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著錄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此則顏注莽書乃他案言其之文莽已亡也

王莽誥一篇

漢書王莽傳地皇四年秋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𥶡惲將領之

後漢書隗囂傳注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劉攽曰案本傳作五千餘人

按班氏有言曰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又曰觀

其文辭方外百變無思不服蓋其文有可觀雖班氏亦稱之所謂僞體眞成標稱典文者

固不失爲儒家言也無可類附故列於此

右儒家者流凡八家一十一部 孔叢子贋人附託揚雄孟子注宋人附託又文選學賦注引劉向孟子注[illegible]

屋盧子

廣韻十一模盧字注孟子有屋盧子著書

唐林寶元和姓纂曰屋盧子晉賢人著書言彭聃之法 通志氏族略引漢書賢人屋盧子下同

經義考承師篇趙岐曰屋盧連孟子弟子宋贈奉符伯

按屋盧子既爲孟子弟子則其書當爲儒家言乃開元姓纂及氏族略並云述彭聃之法

則道家之書審矣疑別是一人非孟子弟子

壺邱子五篇

世本曰狐丘氏晉大夫狐丘林之後張澍輯注曰英賢傳云出自狐丘封人之裔又按狐丘

一作壺丘又作瓠丘

皇甫謐高士傳壺邱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林寶元和姓纂曰列子師壺

邱子林鄭人漢書壺邱子著書五篇今下邳有壺邱氏

錢塘梁玉繩古今人表考曰壺邱子林始見呂覽下賢列子天瑞諸篇亦曰壺子亦曰壺邱

子亦曰壺子林名林鄭人也案表依呂覽以壺子爲子產之師故敘於魯昭公時而列子言
列子師之豈寓言耶孤壺古通

按林寶所述疑亦得之風俗通姓氏篇其云漢書未詳所據

老子河上丈人注二卷

皇甫謐高士傳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
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
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隋志子部道家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

按史記樂毅列傳云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
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又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
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
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隋經籍志云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
黃老文帝宗之蓋河上丈人五傳而至蓋公

老子河上公章句四卷

太平御覽五百十引魏嵇康聖賢高士傳曰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
德而稱焉安邱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

釋文敘錄漢文帝竇皇后好黃老言有河上公者居河之湄結草爲菴以老子教授文帝徵

之不至自詣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踊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作老子章句四篇以授文帝言治身治國之要又曰河上公章句四卷不詳名氏又節解二卷不詳作者或云老子所作一云河上公作

隋志子部道家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唐經籍志老子二卷河上公注藝文志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宋史藝文志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注一卷

晁氏讀書志曰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文帝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卽授素書道經章句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元稱其非眞殆以此歟傳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四庫提要曰老子注二卷舊本題河上公撰唐書劉子元傳稱老子無河上公注欲廢之而立王弼前此陸德明作經典釋文雖敘錄之中采葛洪神仙傳之說而所釋之本則不用此注而用王弼注二人皆一代通儒必非無據詳其詞旨不類漢人殆道流之所依託歟相傳已久所言亦頗有發明姑存以備一家可耳

老子毋邱望之章句二卷

後漢書耿弇傳注引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邱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

皇甫謐高士傳安邱望之少持老子經號曰安邱丈人成帝聞欲見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

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邱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illegible]

[illegible]

釋文敘錄毋邱望之章句二卷字仲都京兆人漢長陵三老隋志子部道家梁有漢長陵三老毋邱望之注老子二卷亡唐經籍志老子章句二卷安邱望之撰藝文志安邱望之老子章句二卷

毋邱望之老子指趣三卷

隋志子部道家老子指趣三卷毋邱望之撰唐經籍志老子道德經指趣四卷安邱望之撰藝文志安邱望之道德經指趣三卷

老子嚴遵注二卷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師古曰三輔決錄云君平名遵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眞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

釋文叙錄老子嚴遵注二卷字君平蜀郡人漢徵士隋志子部道家梁有漢隱士嚴遵注老子二卷亡

張澍蜀典曰按君平注如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生又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身容理甚淵微

按唐岷山道士張君相集三十家老子注其首兩家曰河上公嚴遵晁氏讀書志有之張氏蜀典著作類有莊遵老子注序座右銘各一篇

嚴遵老子指歸十四卷

華陽國志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

唐殷敬順列子釋文曰嚴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釋文叙錄又作老子指歸十四卷隋志子部道家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唐經籍志老子指歸十四卷嚴遵志藝文志嚴遵指歸十四卷唐日本國見在書目老子指歸十三卷後漢嚴遵撰（按隋誤漢卑）宋史藝文志嚴遵老子指歸十三卷

晁氏讀書志老子指歸十三卷漢嚴遵撰谷神子注本理國修身清淨無爲之說又曰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十四卷又馮廓注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同而題谷神子不顯姓名疑卽廓也

四庫提要曰此本僅存說德經者六卷案晁氏稱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則是書原有經文

陸游集有是書跋稱爲道德經古文指歸亦以經文爲言此本乃不載經文體例互異

海寧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曰眞經道德指歸十三卷題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卷首爲總序並元德纂疏晁氏所云十三卷谷神子注今道藏尚有之原未嘗佚闕

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

史記自敘曰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仕爲郎中太史令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漢書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張守節曰字子長左馮翊人也徐廣曰龍門在馮翊夏陽縣

西京雜記曰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隋志子部五行家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議二卷亡

玉海藝文曰史記越世家注引太史公素王妙論正義云二卷七略云司馬遷撰按此引七略似七錄之誤嚴可均全漢文編曰素王妙論見太平御覽四百四又四百七十二困學紀聞二十引凡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今從王充論衡采得太史公一節從太平御覽得素王妙論三節合錄爲卷書題素王蓋以孔子爲素王而推詳貨富有取於計然范蠡諸人則亦發憤著書與作史記貨殖列傳同一微意

按是書七錄入五行家王伯厚漢志考證補入道家按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曰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素王之義蓋如此自當入之道家又按隋書[illegible]云太史公素王妙論曰是太史公目錄王妙論非太史公自敘也不可得而詳矣

右道家者流凡七家九部漢以後道家依託黃帝呂望老子尹喜鬻熊谷先生黃石公赤松子而輯河上公等書見於隋志經籍文略道藏目錄者甚多亦多鄙俚諸家皆依託非著書明道也今概置不錄

計然萬物錄

意林引范子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為人有內而無外狀兒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

漢書貨殖范蠡傳注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顏師古曰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者一號計研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玉海五十八又引史記正義云萬物錄亦云有萬物錄

梁玉繩人表考曰計然名研又作計硯又作計硯又作並研姓辛字文子亦曰辛文高似孫子略謂計然姓韋名文子通志略四謂姓宰並非也陸氏佚書謂姓宰氏誤以宰氏為姓

范子計然十二卷

史記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句

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居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史記越世家集解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會稽典錄云范蠡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與文種俱入越

唐經籍志子部五行家范子問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藝文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

唐馬總意林曰范子十二卷並是陰陽曆數也

宋高似孫子略曰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候時而動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

馬國翰輯本序曰案鄭樵通志氏族略云越有范蠡著書曰計然又宰氏注引范蠡傳范蠡師事計然姓宰氏字文子意者辛爲宰字之誤漢志農家宰氏十七篇或卽計然歟賈思勰齊民要術嘗引之越絕書載計硯內經是本書之一篇吳越春秋史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亦多引之輯爲三卷書於物之出皆用郡縣後人竄入者有之至其熟悉物情而善觀時變其眞自不可掩也

按藝文志農家宰氏十七篇班氏自注云不知何世若計然班氏著於人表不容不知焉竹吾疑計然爲宰氏非也氏族略引范蠡傳云云今覆按史漢實無計然姓宰氏之文不知所指皇覽及中經簿有計然萬物錄意林云范子十二卷兩唐志作范子計然乃十五卷今按御覽諸書所引范子其文多似萬物錄疑唐時合爲一書故多出三卷也歙縣程景沂輯計倪子一卷高郵茆泮林輯范子一卷改題計然萬物錄

大厤二篇 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敘目曰太厤二篇鄒子談天類也

按漢志數術厤譜家有天厤大厤十八卷大厤書名與此同鄒子書見漢志及史記列傳

公孫臣等土德時厤制度

史封禪書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厤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

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又厤書云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厤服色事[illegible]

漢書郊祀志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厤服色事又張蒼傳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厤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論衡知實篇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厤以處之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秦自以爲水德張蒼推漢爲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孫臣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無火德故耳無如秦已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又曰漢繼周不繼秦當用火德尙赤張蒼固非而公孫臣亦非[illegible][illegible]

寶應王懋竑白田雜著曰漢用赤帝子之祥旗幟尙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以爲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尙黃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尙黃印章以五字則用公孫臣之說也

按此作於文帝十五年明年乃使博士諸生作王制王制有服制篇而此有改服色事專封禪書郊祀志前後本末似此卽王制之所緣起非別一事此制度亦卽王制之異名非

別一書然王制刺取六經其服制或言禮服似又不然故兩存之

黃帝終始傳

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曰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當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索隱曰黃帝終始傳蓋謂五行繼續之說也嬰兒主謂昭帝也卻行車言霍光持政擅權過帝令如卻行車使不前也

按此必是昭宣時方士所作而托之黃帝褚嘗言好觀外家傳記此即外家傳記之一歟

右陰陽家者流凡五家五部 [illegible]

張倉程品 亦曰章程亦曰工用程數 [illegible]

史記太史公自序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如淳曰章厤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并見漢書高帝紀注

漢書本傳倉為計相時緒正律厤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如淳曰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鄭樵通志校讎略曰按蕭何律令張蒼章程漢之大典也劉氏七略班固漢志全不收兵家一類任宏所編有韓信軍法三篇廣

武一篇皆有韓信軍法猶在而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則無之此劉氏班氏之過也

按是書六藝之中固無可位置九流之內亦難得部居今以其典守在官將作大匠所有事漢家最初之程法也於法家爲近之玉海亦入律令門中故列於此

漢尚書故事

漢書魏相傳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曰先帝聖德仁恩之厚所以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按此二十三事皆從故事中鈔出者也

漢書孔光傳光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

按此言故事品式者品式謂叔孫通儀品張蒼程品之類故事則尚書諸曹所纂錄也凡便宜章奏皆編入故事諸書引漢故事至多大抵皆中興之初伏湛侯霸諸人所蒐集漢末應劭著書稱尚書舊事者是也若夫西京故府之藏皆毀於王莽赤眉之亂掃地無餘矣隋志經籍云梁有漢丞相匡衡大司馬王鳳奏五卷亡疑即故事中佚本附識於此不別出

漢律六十篇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又禮樂志曰律令錄藏於理官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傅子曰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晉書刑法志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而已商君受之

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漢張湯傳湯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趙禹傳禹與張湯論定律令公孫弘[illegible]設曰定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律序曰[illegible]書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官當作宮

唐六典刑部注律法也魏文侯師李悝造法經六篇商鞅傳之改法爲律以相秦王漢蕭何加悝所造戶與廐三篇謂之九章九律至武帝時張湯趙禹增律令科條大辟四百九條宣帝時于定國又删定律令科條成帝時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大辟之罪千有餘條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律令藏於理官故志不著錄隋志曰漢律久亡

按宣帝紀注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爲律令律經暨此則漢律亦稱律經又曰律本應劭稱律本章句是也

杜周律章句 亦名大杜律

杜延年律章句 亦名小杜律

漢書本傳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要爲中丞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大將軍霍光以延年補軍司空爲諫大夫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

謀爲逆亂延年以郵封建平侯擢太僕右曹給事中免官後爲北地西河太守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習小杜律章懷太子曰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惠棟補注曰案周所定者爲大杜律荆州從事苑鎮碑云綜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爲小杜律丹陽太守郭旻碑云治律小杜是也

按晉書刑法志云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天子（稽古明律）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又曰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按此言馬杜諸儒章句則杜氏有章句可知東京律學之士多從事於大杜小杜車騎將軍馮緄碑云治律大杜亦一證也此在十餘家中之最著者惠勘律本章句即此類之書

漢令三百餘篇

漢書宣帝本紀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文穎曰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爲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按宣帝引令甲文帝即文帝十三年除肉刑之詔事見刑法志及史記倉公傳）

晉書刑法志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唐六典刑部注曰令教也命也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漢初蕭何定律令其後張湯趙禹于定國黃霸皆繼定律令

上應麟漢志考證曰漢令有令甲令乙令丙秩祿令宮衛令金布令品令祠令祀令齋令公令功令廷尉挈令光祿挈令樂浪挈令廷尉板令田令水令後漢安帝紀注曰漢令今亡

京房考功課吏法

漢書本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宜令百官各試其功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又儒林傳云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元帝本紀建昭二年冬十一月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要斬房棄市天子註誤諸侯王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言四十一又儒林傳云房

晉灼曰考功課吏法令丞尉治一縣崇敎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王[illegible]引[illegible]二字]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

潛夫論賢難篇曰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又考績篇云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遣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成也

魏志杜恕傳太和中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

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晉書杜預傳預上奏曰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失於苛細以違大體故歷代莫能通

王莽法五十條

漢書王莽傳平帝元始五年莽又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法者象刑又曰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四方未有加邇者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莽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羌豪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王莽六筦令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二月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天鳳四年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寖衆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地皇二年故左將軍公孫祿議曰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

後漢書隗囂傳囂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設爲六管注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王莽吏祿制度

漢書王莽傳天鳳三年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厄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大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

右法家者流凡八家十部 元和姓纂游氏下引游棣子一篇漢書法家有今改氏黃暗乃與游棣子一篇先秦有游棣子已見藝文志今不錄

彭蒙書數篇

莊子天下篇曰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成玄英疏曰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愼名到竝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

德淸俞樾莊子人名攷曰彭蒙釋文無說據下文是田駢之師意林引尹文子有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玉海藝文中興書目曰尹文子齊人劉向以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

按藝文志尹文子條顏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蓋節引別錄文中興目引劉向較詳亦別錄文也尹文子公孫龍子並在名家意林引尹文述彭蒙語亦名家言知彭蒙書當屬名家

生封一篇 汲冢竹書

東晉竹書篇目曰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按此不知言封建言封爵言封禪或是升封因音聲相近而誤歟

漢功臣列侯位次名籍

漢書高后紀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師古曰[illegible]）

漢書功臣表曰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八[illegible]十[illegible]作）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孟康曰高帝時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竟師古曰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

按表又云孝宣皇帝閔廟藏覽舊籍師古曰籍謂名錄也蓋封爵必著於籍錄有司掌之

班氏所叙異姓諸侯王同姓諸侯王王子侯及宰相外戚恩澤侯諸表亦各有之特以史

無明文故悉從其略惟此言之最詳乃著於錄焉（光武[illegible]外[illegible]外[illegible] 得之[illegible]以作[illegible]者）

班固百官公卿表

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壹生孺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況三子伯游穉穉生彪彪有子曰固云云

續漢書百官志序曰惟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云云

按班回爲班孟堅之高祖其人當在武宣時其表記及王莽者則大抵班氏後人所續也

王莽百官名秩

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三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太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

二千石曰卿車服爵秩各有差品

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

漢書食貨志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匡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

按王莽更易官名始見於平帝四年本紀而王莽傳繫之始建國元年蓋至是而大定其後數有更易漢殊徼文所謂政令日變官名月易吏民昏亂不知所從者是也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是書及百官公卿表功臣位次生封於名家爲近

右名家者流凡五家五部

相里子七篇

林寶元和姓纂曰咎繇之後爲理氏殷末理徵（或作[illegible]）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至晉大夫里克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季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人也著書七篇（墨家[illegible]氏[illegible]同）

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玄英疏曰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

陶淵明羣輔錄載三墨曰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

墨

鄧陵子

莊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成玄英疏曰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譎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爲別墨

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墨離爲三

陶淵明羣輔錄載三墨曰俱誦經而倍譎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林寶元和姓纂曰鄧陵氏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鄧陵子著書見韓子（氏族略引文略同）

纏子一卷

王充論衡福虛篇曰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馬總意林曰纏子一卷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

廣韻纏字注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

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墨家纏子一卷

孫志祖讀書脞錄曰文選文賦陶淵明雜詩注答賓戲注引纏子凡三條胡元瑞經籍會通云纏子漢志不載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闢墨子纏子蓋

戰國墨之徒也又廣韻注云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不知所據

馬國翰輯本序曰纏子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論衡亦載董
無心難纏子文選注亦引纏子搜采爲卷

按邵思姓解亦云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與廣韻同而漢志實無此文故孫氏云不知所
據日本書目明著纏子一卷與意林所載合則是書唐時尚存且流傳外洋今不知彼國
官庫中尚有存焉否也

又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注云名無心難墨子尋其佚文蓋董子纏子相詰難儒墨二家
各著爲書各尊其學至明代而纏子亡惟存董子見陳第世善堂書目

右墨家者流凡三家三部

鬼谷子三卷

史記張儀者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又曰蘇秦東事師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爲號裴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
從橫家

藝文類聚隱逸門袁淑眞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志居鬼谷山因以爲稱
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貴之

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唐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
藝文志鬼谷子三卷蘇秦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唐柳宗元辨鬼谷子曰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狂狙失守而易於陷墜

晁氏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誗（[illegible]）不詳所從出來鵠曰鬼谷子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猾之術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試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若自然符合也昔倉頡造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子作是書鬼復何爲耶（[illegible]）

陳氏書錄解題曰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始見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攷也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尹知章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一云十二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又受轉丸胠篋三章）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又曰說苑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

玉海藝文中興書目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

四庫提要曰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筆叢謂漢志有蘇秦三十篇張儀十篇

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著粹爲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據隋志稱皇甫謐注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疑非其書然今本已佚其轉丸胠篋二篇惟存捭闔至符言十二篇劉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內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陿差得其眞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爲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曰唐志以爲蘇秦撰莫能詳也其書爲縱橫家之祖原本十四篇今佚其二書有樂壹等四家注今並不傳

按劉向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則漢時有其書審矣注其書者有皇甫謐樂壹陶宏景尹知章四家今惟陶注三卷在道藏江都秦恩復刻之上卷四篇曰捭闔篇第一反應篇第二內揵篇第三抵巇篇第四中卷八篇曰飛箝篇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權篇第九謀篇第十決篇第十一符言篇第十二其轉丸十三胠篋十四兩篇亡（或曰轉丸胠篋即下卷本經中經）下卷爲本經陰符七篇及持樞中經凡二十一篇

右從橫家者流凡一家一部

雜書十九篇（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叙目曰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晉書束晳傳按以[illegible]）

見事[illegible]人[illegible]天 于志於六書

晉衛恆四體書勢曰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 [illegible]晉書[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古文書[illegible]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編曰按古文周書亦汲冢所得今僅文選思玄賦注赭白馬賦注引有二條或以逸周書當之非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王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周[illegible]之[illegible]以逸周書[illegible]汲[illegible][illegible]書也

口名三篇 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篇目曰口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按是書初以爲名家言及觀謝氏小學攷乃以楚晉事名標目今按晉書束晳傳楚晉事三字指上國語三篇而言非屬下文又無錫浦起龍史通通釋引束晳傳云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口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見中本書論 蓋所見晉書名上缺一字今本去口遂不知上有缺文以其名書曰名故始以爲名家之書然則是書大抵言名物如釋名事始物始之流今入雜家而從浦氏所見標其目

淳于髡書

史孟荀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騶奭傳曰齊王自

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又荀卿傳曰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史滑稽列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以髡爲諸侯主客

應劭風俗通義曰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騶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善爲詩禮易春秋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

趙岐孟子注曰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

按裴駰集解引劉向別錄文或爲淳于髡書或爲騶衍騶奭書無以詳知特是史記風俗通並言其著書荀卿稱其時有善言則當日必有所作今見於史記孟子者或出是書戰國策言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云云其說亦當出是書

子華子

玉海藝文曰莊子讓王篇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爲魏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曰注子華子體道人也通志氏族略曰以諸國人字爲氏者有子華氏韓有子華子因以爲氏呂

四庫提要僞本子華子條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又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

爲古體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華子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編曰呂氏春秋貴生篇先已篇誣徒篇知度篇審爲篇引子華子五

事則子華子先秦古書也

時子

趙岐孟子注曰時子齊臣也

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曰齊大夫時子與孟子同時王嘗使留孟子

林寶元和姓纂曰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通志氏族略同又姓觿[illegible]有時[illegible]）

公行子

趙岐孟子注曰公行子齊大夫也

廣韵一東公字注公又複姓孟子爲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

後氏焉

白鹿先生書

風俗通姓氏篇白鹿氏白鹿先生古賢人著書（元和姓纂氏族略引文並同）

立如子

風俗通姓氏篇立如氏有賢人立如子著書（氏族略引文同）

廣韻二十六緝立字注立又複姓有賢人立如子

宋邵思姓解引姓苑云古有賢人立如子（按姓苑劉宋何承天撰）

坤牟子

風俗通姓氏篇坤牟子六國時著書（先[illegible]姓[illegible]引文闕）

司鴻荀書

風俗通姓氏篇司鴻古有司鴻荀著書（古今姓氏書辯證[illegible]引文[illegible]闕）

戚子

林寶元和姓纂曰戚氏衞大夫食采於戚因氏焉先賢戚子著書

鄭樵氏族略曰戚氏衞大夫食采於戚因氏焉其地在衞州頓邱昔賢有戚子著書

按古今人表戚子列第六等與根牟子申子愼子殿周惠施公孫龍魏公子牟相類從者

著書傳世者

須朐書（[illegible]須朐之[illegible]）

林寶元和姓纂曰須朐楚賢人著書

按氏族略云須句氏子爵風姓太昊之後也鄆州壽張縣西須朐城是其國子孫即以國爲氏或省句爲須氏或省須爲句氏又有須國姑姓又商有密須國其後亦爲須氏今濟州鉅野是其國也此須朐當是姓須名朐然孫氏編入複姓是爲須朐氏致須朐氏不見於氏姓諸書殆須句之譌然則著書者爲須朐氏失其名

無婁先生書

林寶元和姓纂曰無婁氏莒大夫無婁東胡之後又無婁先生著書今瑯琊有此姓（[illegible]）

鄭樵氏族略曰無婁氏嬴姓莒公子無婁之後無亦作務又無婁先生著書

將閭子

廣韵九魚閭字注閭又複姓藝文志云古有將閭子名菟好學著書

林寶元和姓纂曰將閭氏漢書藝文志云將閭子名菟著書見莊子（氏族略無東句）

邵思姓解曰藝文志古有將閭菟著書

按莊子天地篇作蔣閭菟俞樾莊子人名考曰蔣一作將菟亦作菟將閭複姓廣韵古有將閭子名菟卽其人也今檢漢書藝文志實無是書不知諸家何以云爾

室中周書十篇

廣韵一東中字注中又複姓漢書藝文志有室中周著書十篇林寶元和姓纂曰漢書藝文志有室中周著書十篇王莽時室中公避地漢中漢功臣表清簡侯室中同氏族略云傳封四代

按邵思姓解及氏族略並云漢藝文志有室中周書張澍風俗通姓氏篇輯注云室中亦作窒中亦言藝文志有室中周書十篇而漢志實無是書

室孫子

邵思姓解曰室孫氏出姓苑古有室孫子著書

鄭樵氏族略曰室孫氏王室之孫也古有室孫子著書姓纂云今棣州有室孫氏

按室孫子著書出宋何承天姓苑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漢藝文志有宮孫子著書

或云宋孫氏宮訛爲宋據此則宋孫子卽漢志道家之宮孫子然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棣州有宋孫氏則宋孫子其先也與宮孫子別爲一人姓苑之言必有所自來疑亦本之

風俗通

接子十篇

趙岐三輔決錄曰接子名昕著書十卷張澍輯注曰按廣韻引接昕子三字氏族略引卷作篇又按接子武帝時人與齊接子是二人

按元和姓纂引三輔決錄云接子昕著書十篇邵思姓解云三輔決錄有接昕子惟鄭樵氏族略鄧名世辨證並引接子名昕昕始末亦未詳

右自淳于髡書至此凡一十五家皆不知其書當何屬今併列之雜家雜家固兼儒墨合名法者也又元和姓纂孫輯本引風俗通云邀到韓大夫著邀子三十篇似與慎到一條相亂又匠麗氏鄭穆公時匠麗寇之後著書八篇似與列禦寇一條相亂今並不取

茂陵書

史記集解序索隱曰臣瓚注漢書有引秩祿令及茂陵書蓋二書亡於西晉

漢書敘例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所采衆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秩祿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見其先儒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

玉海藝文曰漢茂陵書高紀文紀食貨志注臣瓚引之史記索引云亡於西晉

按茂陵書今見於漢書臣瓚注所引者凡高紀文紀武紀百官公卿表禮樂志食貨志衛青傳公孫賀傳綜十餘條裴駰史記集解中引瓚說亦閒有茂陵書數條唐六典卷十九注又別出一條知今本漢書刊落臣瓚音義不少矣所言多制度地理之事亦稱茂陵中書按武帝葬茂陵王莽傳末言赤眉入長安閱陵寢發掘唯霸陵杜陵完（文帝霸陵宣帝杜陵也）是茂陵亦遭發掘茂陵中書豈出於斯時歟秩祿令見法家漢令條

劉向七略別錄二十卷（向新來具大[illegible][illegible]）

漢書本傳成帝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又傳贊曰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漢書藝文志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梁阮孝緒七錄敘曰至孝成之世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illegible]）（[illegible]）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又同晉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

隋志史部簿錄篇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又曰七略別錄二十卷劉

向撰唐經籍志雜四部書目類同藝文志目錄類劉向七略別錄二十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曰劉向有七略別錄二十卷各書所引別錄七略多同今以題劉向者俱入於別錄凡一百一條又附錄一條馬氏玉函山房本輯一卷洪氏[illegible]本[illegible]堂叢書本輯一卷嚴氏輯本

劉歆七略七卷[illegible]

漢書本傳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漢書藝文志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

阮孝緒七錄敍目曰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又曰向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又曰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略又古今書最曰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今本藝文志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illegible]

唐六典集賢殿書院注漢劉歆總羣書而爲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舊唐書本志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與

本志及七略所載卷數大異

隋志史部簿錄篇七略七卷劉歆撰唐經籍志雜四部書目類同藝文志目錄類劉歆七略七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曰劉歆有七略七卷今所輯凡五十三條其後四條不類七略今姑附此

按藝文志曰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隋經籍志云雜者通衆家之意蓋史官之職此兩書實史官議官所有事通衆家之意者也則列之雜家於義爲允然舉其重而言亦可入之儒家

右雜家者流凡二十家二十部舊本子華子二卷改入儒家於陵子一卷明人僞託不錄

陶朱公養魚法一卷舊入雜家見隋唐農家

文選張景陽七命注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爲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卽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亦見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六引文小異

隋志子部農家梁有陶朱公養魚法一卷亡唐經籍志養魚經一卷范蠡撰藝文志范蠡養魚經一卷宋志陶朱公養魚經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書言威王者齊威王也今惟齊民要術引之陶宗儀說郛弓第一百七有此書蓋亦從要術錄出而要術所引又有作魚池法茲據訂正賈思勰謂如朱公收利未可

頓求然依法爲池養魚必大豐足終天靡窮斯以無貲之利也余共趨乎其言

按世說任誕篇注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又藝文類聚四十九引習鑿齒襄陽耆舊傳習郁光武時爲侍中拜大鴻臚封襄陽侯是此書爲先漢時所有故郁得見之非後人僞託從可知矣唐段公路北戶錄亦引之

商邱子養豬法

劉向列仙傳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illegible]世說注引作子[illegible][illegible]邑人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也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殆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冊贊曰商丘幽棲韜櫝妙術渴飲寒泉飢茹蒲朮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世說新話輕詆篇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過風雲爲我龍攄

太平御覽九百三引博物志曰商邱子有養豬法

按商邱子不知何時人今本列仙傳叙次不可遽據博物志當在卜式之前

卜式養羊法一卷養豬法一卷

漢書本傳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畜羊百餘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數歲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我終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

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治民拜式緱氏令遷成皐令上以式樸忠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請行上賢之下詔布告天下賜式爵關內侯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壽終

太平御覽九百三引博物志曰商邱子有養豬法卜式有養豬羊法（按今本博物志無此文）

隋志子部農家梁有卜式養羊法養豬法各一卷亡（按本文云梁有卜式養羊法養豬法月[illegible]書牧羊雜法一卷亡今[illegible]博物志如養豬法亦卜式著其月政者敘蓋[illegible]法譬直集卜式故下據）

馬國翰養羊法輯本序曰史稱式不習文章未必能著書傳世而梁七錄有卜式養羊法一卷疑出依託賈思勰齊民要術養羊篇中亦引卜式茲據以輯錄

王莽井田制度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於是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四年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地皇二年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王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待見未發

按莽傳地皇二三年所載則井田奴婢六筦之令底於滅亡終不復除其前下書所謂勿拘以法一切勿治者亦除而未除也六筦作於魯匡井田作於張邯孫陽

右農家者流凡四家五部

周王遊行記五篇 汲冢竹書束晳本

春秋正義王隱晉書束晳傳曰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

唐修晉書束晳傳曰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玉海五十八拾遺記曰穆王三十二年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

按晁氏讀書志言郭璞注荀勗六卷本謂之周王遊行記與王隱所爻束晳傳同知束氏原目題此名今本晉書乃曰穆天子傳唐人所改也此本程姬死事一篇編入雜書十九篇中 見於汲冢 故止於五卷

晉荀勗校上序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有可觀覽

隋志史部起居注篇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又曰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唐經籍志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注藝文志郭璞穆天子傳六卷宋史志別史類郭璞注穆天子傳六卷

晁氏讀書志曰穆天子傳六卷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四庫提要曰按束晳傳云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按今盛姬載穆天子傳第六卷蓋卽束晳所謂雜書之一篇也尋其文義應歸此傳束晳傳別出之非也此書記事有月日而無年又文多斷缺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縣圃者不過爲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爲近實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載記如後世小說野乘之類故

列禦寇得掇拾其文耳世所傳汲冢書師春之類久已亡佚逸周書又屬誤入紀年僞妄顯然其眞存於今者惟此傳矣

臨海洪頤煊校刊序曰案史記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此書所載事其甲子不過四五年間事耳雖殘篇斷簡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尤足與經史相證據晁志云書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則又非晁氏所見之本矣

宋玉子一卷錄一卷

梁玉繩人表考曰宋玉見人表第五等玉始見史屈原傳郢人一云宜城人屈原弟子體兒閒麗楚襄王稱爲先生冢在唐州北陽縣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編曰宋玉郢人師事屈平爲頃襄王大夫

隋志子部小說家梁有宋玉子一卷錄一卷楚大夫宋玉撰亡

燕丹子一卷

史記燕召公世家今王喜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又荆軻列傳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

隋志子部小說家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唐經籍志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藝文志燕丹子一卷燕丹子宋史志燕丹子三卷

孫氏平津館依南閣兩本校刊序曰燕丹子三卷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昀既錄入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燕丹子之書錄始自隋經籍志然裴駰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荆軻論五篇据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荆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舊唐書之誣亦不得以此疑其僞也其書長於敘事嫺於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横小說兩家之閒且多古字古義國策史記取此爲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聽秦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爲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

陸賈南越行紀

史漢列傳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惠時呂太后用事賈自度不能爭遇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爲陳平畫呂氏數事游漢廷公卿閒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

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陸生竟以奮終

晉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緣是別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爲枳異矣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又陸賈南越行紀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于上飽噉不得持下

明楊愼丹鉛總錄古書不知名者如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按陸大夫兩使南越宜有此作嵇含生於魏末距漢未遠所見當得其眞南越楊氏誤爲南中蓋率由記憶不求其讀其所作往往如此前人亦嘗言之

許博昌六博經一篇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長之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六博經一篇今世傳之

按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弈經以八箭投之意卽六博經之類

上林禽獸簿

漢書張釋之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簿謂簿書也

按漢初即有上林設令尉等官掌其簿籍至武帝擴而大之至三百餘里

上林草木名

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鄰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右云

按劉子駿所記自梨訖楓凡若干種有云瑯邪太守王唐所獻者謝陽都尉曹龍所獻者東郡都尉于吉所獻名蓋當時上林令有簿籍典守也

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

漢武故事二卷

葛洪西京雜記序曰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幷爲五卷一秩庶免淪沒焉幷西京雜記起居注故事三種爲一秩五卷耳

隋志史部起居注篇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又舊事篇漢武帝故事二卷唐經籍志故事類著錄同藝文志同

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

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爲楚昭王諸游蔡姬對以其願王願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卽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

按御覽六百六十四引漢起居注曰李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共登高山見使者稱太一之命召請旣覺謂左右曰少君將去數日果病死解去當卽此禁中起居注亦見抱朴子論仙篇又按漢起居注大抵皆備於漢書紀百九十卷中見漢志春秋家故事則錄在御書此兩書皆當時別行之本大都小說家言爲多故列於此

又按隋志所載當出葛稚川所傳兩唐志唯有故事二卷今傳漢武故事一卷題班固撰者唐張東之洞冥記跋云出齊王儉非稚川所見明矣宋志有漢武故事五卷題王儉書今本又非其全帙

方士傳

史記封禪書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漢書郊祀志同

劉向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

劉歆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

按史記孟荀列傳云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鄒子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

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與七略所言方士傳語同然則方士傳當作
於戰國時史公亦据以采摭歟北堂書鈔引鄒衍別傳亦當出是書

李陵別傳

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死必葬蠻夷中耳誰復能
屈伸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知復何言相去萬
里人絕路殊生爲離別之人死爲異域之鬼

按李陵別傳當是前漢人作陵既不得已降匈奴漢朝人士頗有憫惜之者故爲是傳志
悲感焉隋志有梁任昉雜傳一百四十七卷賀蹤雜傳七十卷陸澄雜傳十九卷無名氏
雜傳十一卷皆纂集先代別傳彙爲一袠者此傳當在其內故不別著錄陵與蘇武書見
文選或以爲魏晉六朝人擬作亦無確證

東方朔別傳八卷

漢書本傳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曰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
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顏師
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又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
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漢書東方朔傳注謂如朔別傳皆非實事是按藝文類聚諸書引朔別
傳類皆奇言詭語惟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朔對武帝刑不上大夫之言最爲莊論御覽兵

部引朔上書人事云部朔形容公孫丞相倪大夫等語與漢書本傳同世說規箴篇注引朔南陽步廣里人本傳則平原厭次人此可考異

按史記滑稽列傳附褚少孫語六事中有東方朔事與史傳互有同異似即采之別傳少孫自言為郎時好讀外家傳語按外家傳語即別傳之流然則此別傳漢時所有褚少孫所見者歟

右小說家者流凡一十三家一十三部 [illegible]

右諸子十種凡七十四家八十二部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而歸本於老氏劉中壘父子纂錄略知六家不足以盡其派別也於是益以從橫家雜家農家為九流而小說家不與焉故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十家之書亡於周秦之際者多矣韓非子儒內篇引桃左春秋顯學篇言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八儒中自七十子後有仲梁氏之儒 [illegible] 樂正氏之儒三墨中有相夫氏之墨五侯子苦獲已齒之墨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它囂陳仲史鰌韓詩外傳論十子有范雎田文尸子廣澤篇稱皐子貴衷料子貴別呂覽不二篇謂陽生貴己 [illegible] 王廖貴先此十餘家尤顯見者也而皆不見於藝文志蓋志所載諸子皆已略見及之矣然其初未必各自為書今並不可攷

楚辭十六篇

王逸楚辭章句序曰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

隋書經籍志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己離別愁思申抒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嚴忌王褒其文采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隋志以景差大招一篇幷屈原作故云八篇）

晁氏讀書志曰平自傷忠而被讒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頃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沈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

四庫提要曰裒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向初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歌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王逸曰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洪興祖以爲非屈原作今案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洪說是也

淮南王安離騷傳

漢書列傳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立子長爲淮南王文帝六年以謀反廢徙蜀不食而死八年封王子安爲阜陵侯十六年立爲淮南王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初安入朝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後謀反自殺國除爲九江郡又武帝本紀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班固離騷經章句序曰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

隋志集部楚辭篇曰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旦受詔日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

劉向天問解 詳論見六藝[illegible]家

揚雄天問解 詳論見六藝小學家

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篇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解詞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 [illegible]

梁孝王羣臣賦

漢書文三王傳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武以孝文十二年王梁梁最親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詭官至中尉號公孫將軍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諸侯游士居數歲孝王薨相如歸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按此必劉子駿目見其書故載其事而并錄其辭意當日所作似不止此數人或有所略歟

圖詩一篇 [illegible]

東皙竹書敘目曰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

孝武皇帝柏梁臺詩

漢書本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又本紀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

藝文類聚雜文部漢孝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材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鐘伐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請讞決嫌疑太僕曰脩飾輿馬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物主持之大司農曰陳粟萬石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宮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先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欂櫨相枝持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罘罝郭舍人曰齧妃女脣甘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亦見古文苑無詔書

案畫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又曰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

風俗使者陳崇等詐爲郡國造歌謠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五年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爲列侯

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五年秋風俗使者

八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

漢書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惲望鄉侯閻遷南鄉侯陳崇邑鄉侯李翕亭鄉侯郝黨章鄉侯謝殷蒙鄉侯逯普虞鄉侯陳鳳第八人使行風俗齊同萬國功侯各千戶元始五年閏六月丁酉封

按史言詐爲郡國造歌謠者似皆此八人爲之也

右總集之屬凡八家八部

楚蘭陵令荀況集二卷 此以下卷數多據漢以來相傳之舊今既不可攷見諸書所著錄之

史孟荀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卒索隱曰荀卿名況時人相尊而號爲卿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 嚴可均曰方食敘錄孫卿新書蘭陵風俗鹽鐵論曰孫卿有秀才善爲詩禮易春秋

漢書藝文志孫卿賦十篇又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隋志集部別集篇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唐經籍志趙荀況集二卷藝文志同

太平御覽文部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之詩義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又曰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諧讔篇云魏代以來嘲隱化爲謎語也者迴護其辭使昏迷也荀卿蠶賦已兆其體才略篇云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荀卿賦篇禮知雲蠶箴又有佹詩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荀卿有集二卷荀子有禮賦知賦雲賦蠶賦箴賦賦篇及韓詩外傳有爲書謝春申君凡六篇

楚大夫宋玉集三卷 玉[illegible]宋具[illegible]子小說家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漢書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又曰孫卿屈原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隋書經籍志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唐經籍志楚宋玉集二卷藝文志同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孫卿屈原頗有古之詩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

文心雕龍雜文篇曰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夸飾篇

云文辭所敘夸飾恆存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才略篇云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

陳氏書錄解題曰宋玉集一卷楚大夫宋玉撰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蓋皆原之弟子也而玉之辭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案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列者未必當時本也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宋玉有集三卷案漢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今存者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釣賦笛賦九辨招魂凡十一篇對楚王問高唐對不在此數如九辨為九篇則多出漢志三篇所未審也或曰笛賦有宋意送荊卿之語非宋玉作又北堂書鈔原本三十三引宋玉集序

漢孝武皇帝集二卷

漢書本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六年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illegible]王[illegible]文[illegible]曰[illegible]王 [illegible]公曰文辭爛然甚可觀也）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四年夏四月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六月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四年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

宮若有綿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又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爲作詩又自爲賦傷悼之本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儒林傳太常孔臧等議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王子年拾遺記云武帝思懷李夫人不可得詠落葉哀蟬之曲）

漢武故事帝行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辭又曰上好辭賦每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留思

漢書藝文志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帝也隋書經籍志漢武帝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漢武帝集二卷藝文志同

初學記職官部漢武帝集曰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

藝文類聚雜文部漢武帝集曰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illegible]）

文心雕龍詔策篇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又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詔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哀弔篇云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也

玉海聖文御集篇西都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史氏稱焉以武帝之文則以集著又曰孝武有文紀述至富裒爲鉅集乃出後代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漢武帝有集二卷凡賦辭制詔冊書策書勅書璽書報書及雜文綜一

百篇綱爲二卷明馮惟訥詩紀輯存瓠子歌秋風辭天馬歌李夫人歌落葉哀蟬曲柏梁詩

凡六篇 詩紀由宣改秋歌文章緣紀誤漢武帝有會羅辭

漢淮南王集二卷 淮南王賦具諸集中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有熏籠賦

漢書本傳武帝方好藝文以安辯博善爲文辭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初安入朝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

漢書藝文志淮南王賦八十二篇隋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漢淮南王

集二卷藝文志淮南王安集二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淮南王安有集二卷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有屏風賦嚴助傳有上書

諫伐南越凡二篇馮氏詩紀輯存八公操一篇 隋文章緣紀錄館南王有撰羅公令

漢楚王傅韋孟詩二篇

漢書韋賢傳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

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孟卒於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

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凡五世云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

漢梁太傅賈誼集四卷錄一卷 誼集宋具六卷今佚本

史漢本傳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及爲博士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

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後為長沙王太傅旣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為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諫又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又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

漢書藝文志賈誼賦七篇隋經籍志梁又有賈誼集四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前漢賈誼集二卷藝文志同

太平御覽文部魏文帝典論曰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又曰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哀弔篇云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淸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奏啓篇云若夫賈誼之務農可謂識大體矣議對篇云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體性篇云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淸事類篇云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才略篇云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淸豈虛至哉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賈長沙集輯本一卷凡賦四篇騷一篇疏六篇過秦論上中下三

篇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賈誼有集四卷案賈生諸封疏散在新書者十六篇小有異同見存不錄錄其所無者曰旱雲賦虡賦鵩鳥賦惜誓上疏陳政事上疏請封建子弟上疏諫封淮南諸子說積儲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過秦論弔屈原文凡十一篇又曰過秦論文選分上中下三篇史記秦始皇本紀但爲一篇不分上中下而次第全異文亦小異最爲古本今據錄之又曰弔屈原文史漢本傳並以爲賦今據文選編入并錄其序蓋本集所題如此

漢御史大夫鼂錯集三卷錄一卷

史漢列傳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太子家令詔舉賢良高第遷中大夫錯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景帝即位以爲內史數請閒言事法令多所更定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袁盎請斬錯錯衣朝衣斬東市又曰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據史書其書三十篇若即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錄一卷數三十一於是集無異也

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議對篇云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

隋書經籍志梁有鼂錯集三卷錄一卷亡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鼂錯有集三卷漢書本傳食貨志吳王濞傳藝文類聚諸書有賢良文學對策又上書言皇太子宜知術數又上書言兵事又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又復言募民徙塞下又說文帝令民入粟受爵又復奏勿收農民租又說景帝削吳又請誅楚王凡九篇

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一卷

漢書本傳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吳與六國反乘復說吳王由是知名景帝召拜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漢書藝文志枚乘賦九篇隋經籍志梁有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枚乘集二卷藝文志一卷宋史志一卷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古詩佳麗或稱枚叔（按謂古詩十九首也）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詮賦篇云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雜文篇云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又曰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才略篇云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

氣形於言矣章句篇云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亦各有其志也

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

陳氏書錄解題曰枚叔集一卷漢宏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鈔出者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枚乘有集二卷案漢志枚乘賦九篇文選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注引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今亡本傳及說苑西京雜記初學記類聚文選古文苑諸書有梁王菟園賦柳賦上書諫吳王上書重諫吳王七發凡五篇文選西京賦注皆光譯詩注引枚乘雜詩

漢太常孔臧集二卷

漢書功臣表蓼夷侯孔聚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籍屬韓信高帝六年正月丙午封三十年堯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爲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師古曰漢元年謂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也

文選兩都賦序注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宗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

漢書藝文志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隋經籍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唐經籍志孔臧集二卷藝文志同

孔叢子曰臧肯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孔臧孔鮒從孫文帝九年嗣父聚爵蓼侯元朔二年拜太常五年坐

事兒違董子有鉤格虎賦楊柳賦鶴賦蓼蟲賦與侍中從弟安國書與子琳書凡六篇

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二卷 仲舒始末具六篇事狀案

漢書本傳仲舒以賢良對策相江都膠西兩國輒事驕王數上疏諫爭敎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仲舒對策祖述春秋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才略篇云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

隋書經籍志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董仲舒集二卷藝文志同宋史志一卷

陳氏書錄解題曰董仲舒集一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志皆二卷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詣公孫宏記室書二篇而已其敘篇略本傳語亦載古文苑

四庫提要存目曰董子文集一卷漢董仲舒撰隋志載仲舒集一卷注云梁二卷亡舊新唐志仍載二卷宋志一卷後兩本並佚明正德己亥巡按御史盧雍行部至景州爲仲舒故里因修復廣川書院祀仲舒並裒其遺文成是集然自采錄本傳外僅益以西京雜記古文苑所載數篇 隋唐十卷輯錄俱載大篇二十名宋集有董仲舒集一卷題曰此本凡九篇率東陽爲之序

明張溥百三家董膠西集輯本一卷凡賦一篇策三篇章一篇書一篇對三篇頌一篇春秋陰陽一篇 凡七十篇言其五行陰陽者蓋其文春秋之文不當編入本集

嚴可均全漢文編董仲舒有集二卷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今亡本傳食貨志五行志匈奴傳董春秋繁露抱朴子古文苑諸書有士不遇賦舉賢良對策郊祀對設武帝使關中民種麥又言限民名田廟殿火災對雨雹對事有三仁對奏江都王求雨請雨書詣公孫宏記室書論禦匈奴山川頌救日食祝請雨祝止雨祝李少君家錄凡十七篇 按以[illegible]家[illegible]之[illegible]七百廿四篇[illegible]曰李少君與[illegible]仲舒[illegible]見仲 舒晉有[illegible]少少府乃與[illegible]二[illegible]云云爲仲舒[illegible]家[illegible]之[illegible]

漢孝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二卷

史漢列傳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病免客游梁著子虛之賦上讀而善之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賦奏天子大悅又奉使諭告巴蜀民難蜀父老書從上至長楊獵天子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因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見上好僊因爲大人賦旣病免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又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

漢書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隋經籍志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唐經籍志司馬相如集二卷又總集類上林賦一卷藝文志並同

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返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又曰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徒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蜀志秦宓傳宓與治中同郡王商書請立司馬相如祠堂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敎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敎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稱有益於世者乎[illegible]

[illegible]長卿所爲封禪書并附有遺書[illegible]入漢書[illegible]封禪[illegible]對十七篇中

御覽文部李充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喩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屈平宋玉導淸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又曰相如巧爲形似之言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頌贊篇云相如屬筆始贊荊軻[illegible]

[illegible]王不[illegible]死[illegible]如下論之哀弔篇云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側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檄移篇云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喩博有移檄之骨焉封禪篇云相如封禪蔚爲唱首樹其表儀與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風骨篇云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遒也才略篇云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

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

史通序傳篇曰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又曰相如自序乃記其客游臨卬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雜說篇云馬卿爲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問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明汪士賢二十名家集輯本一卷凡賦六篇琴歌二首書二篇檄一篇難一篇附白頭吟張溥百三家集輯本一卷凡賦書檄難封禪文琴歌綜十二篇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司馬相如有集二卷案相如有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並見本傳云不采今亡史傳及諸書所載有子虛上林賦秦二世賦大人賦美人賦長門賦梨賦魚葅賦上書諫獵喩巴蜀檄報卓文君書答盛覽問難蜀父老封禪文題市門凡十五篇

附凡將篇佚文五條 近見新[illegible][illegible]樓[illegible]稿中又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序文

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 遷始末具[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

漢書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教以愼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遷報之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才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辨知閎達溢

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設又公孫弘等同贊曰漢之得人於玆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漢書藝文志司馬遷賦八篇隋經籍志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唐經籍志司馬遷集二卷藝文志同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司馬遷有集一卷今見諸書有悲士不遇賦報任少卿書與摯伯陵書凡三篇附案王妙論二條

漢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

漢書本傳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拜爲東郡都尉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以爲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後坐事誅又劉向傳向使其外親上變事曰孝武帝時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漢書藝文志吾邱壽王賦十五篇隋經籍志梁有漢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亡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至如吾邱之駁挾

弓得事要矣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吾邱壽王有集二卷今見諸書有議禁民不得挾弓弩對驃騎論功論

雜文凡三篇

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

漢書本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久之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又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以諫起上林陳太階六符（見晉書天文志）拜太中大夫給事中賞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復爲中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不得大官欲求試用辭數萬言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以自慰論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言他事皆非也（案文選謝雪賦注引東方朔六言詩此八言疑六言之誤其上書陳農戰數萬言漢書藝文志雜家東方朔二十篇是也）

又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案劉向所言此又引七略必是劉向中語知是漢書所中壘所校書在七略之外者也）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皐朔以下品物畢圖雜文篇云自宋玉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疏而有辨諧隱篇云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詔策篇云戒者愼也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

祖之敕太子（文選注古文苑見）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

隋書經籍志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唐經籍志東方朔集二卷藝文志同

史通雜說篇曰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殁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明呂兆禧輯本一卷凡七諫據地歌戒子詩柏梁詩應詔上書諫起上林苑諫止董偃入宣室臨終諫天子劾董偃罪狀與公孫弘書與公孫弘借車馬書與友人書侏儒對化民有道對劇武帝對劇羣臣對伯夷叔齊對若哉醫所對上天子壽上壽謝過割肉自責答客難答驃騎難旱頌非有先生論逸句綜二十六篇張溥百三家集輯本一卷凡七諫疏書序論設難頌銘詩綜十五篇

嚴可均全漢文輯東方朔有集二卷今存七諫嗟伯夷上書自薦諫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對對詔臨終諫天子與公孫弘借車書與友人書非有先生論隱眞論答客難答驃騎難十洲記序旱頌寶甕銘誡子凡十七篇附東方朔占九條

漢郎中枚皋辭賦一百數十篇

漢書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過罪亡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

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寡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初衛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疾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諆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又嚴助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又藝文志曰枚皋賦百二十篇

西京雜記曰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文心雕龍神思篇曰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亦思之速也諧隱篇云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雜文

卒雜記載枚皋作雜人歌詩

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

漢書李廣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子當戶蚤死有遺腹子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

射愛人謙讓下士北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兵敗降匈奴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陵在匈奴二十餘年昭帝元平元年病死（[illegible]）

梁鍾嶸詩品曰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又曰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御覽文部顏延之庭誥曰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

史通雜說篇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

隋書經籍志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唐經籍志李陵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李陵有集二卷今存令狐與蘇武書重報蘇武書四篇文選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篇馮氏詩紀輯存別蘇武歌一篇

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

漢書本傳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上徵褒詔數從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

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
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
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
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於道病死上閔惜之（按漢書褒傳文知其死於道中）

漢書藝文志王褒賦十六篇隋經籍志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唐經籍志王褒集五卷藝
文志同宋史志同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兒書記篇云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
之楷也才略篇云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兒冷然可觀

張溥百三家王諫議集輯本一卷凡賦騷論頌移約文綜八篇嚴可均全漢文編王褒有集
五卷今存洞簫賦九懷四子講德論聖主得賢臣頌甘泉宮頌碧雞頌僮約責髯奴辭凡八
篇責髯奴辭古文苑以爲後漢黃香作

漢丞相魏相集二卷錄一卷

漢書本傳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吏舉賢良對策高第爲茂陵令
遷河南太守下廷尉獄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
宣帝即位徵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數奏便宜封事及郡國災變
輒奏言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又藝文志雅琴趙氏七篇宣帝時丞相魏相所
奏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劉向別錄曰亦魏相所奏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丞相魏相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魏相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魏相有集二卷今存賢良對策上封事薦張安世上封事奪霍氏權上書諫擊匈奴右地上書自陳條奏便宜表奏采易陰陽明堂月令凡七篇

漢左馮翊張敞集一卷錄一卷敞傳末具六藝書錄案

漢書本傳始敞以諫昌邑王超遷爲京兆九歲數上事有忠言本始春秋以經術自輔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北義美矣

隋書經籍志梁有左馮翊張敞集一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張敞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張敞有集二卷今存告絮舜教上書諫昌邑王上書自請治膠東渤海盜賊奏書諫膠東王太后數出游獵詣公車上書上書請令入穀贖罪爲霍后上封事上疏諫用方術奏劾黃霸條奏故昌邑王居處狀美陽鼎不宜薦見議答兩府入穀贖罪難問爲膠東相與朱邑書與嚴延年書答朱登遺鹽醬書凡一十五篇

漢丞相韋玄成集二卷

漢書本傳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父賢病篤受扶陽侯爵宣帝以爲河南守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

漢騎都尉李尋集二卷

漢書本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按儒林傳同師 [illegible]山陽）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後以助夏賀良事（詳見六[illegible] [illegible]中）下吏坐誣罔不道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隋書經籍志梁有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

嚴可均全漢文編李尋有集二卷今存對詔問災異又對問災異塞河議奏記翟方進說王根凡五篇

漢司空師丹集三卷錄一卷

漢書本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徵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領尚書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徙為大司空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免為庶人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王莽白太皇太后封為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

隋書經籍志漢司空師丹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師丹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師丹有集三卷今存上書言封丁傅建言限民田奴婢劾奏董宏共皇廟議凡四篇

漢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五卷

漢書本傳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哀帝初即位上書召待詔上變事告東平王雲祠祭祝詛求非望擢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封宜陵侯使領護三輔都水免官遣就國以祝盜方事坐祝詛逮繫洛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謼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鼻耳出食頃死家屬徙合浦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隋書經籍志漢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一卷唐經籍志息夫躬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息夫躬有集一卷今存上疏詆公卿大臣上言開京渠奏開匈奴烏孫建言厭[illegible]變異凡四篇

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illegible]紛家从六藝小學家

雄答劉歆書曰雄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

漢書本傳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

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自守泊如也或嘲雄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劉歆七略曰揚雄賦四篇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 按河東賦永始三年三月上者七略佚其文今不具也

漢書藝文志揚雄賦十二篇又注云入揚雄八篇漢志考證曰蓋七略所載止四賦甘泉河東校獵長揚也隋書經籍志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唐經籍志揚雄集五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六卷

御覽文部引崔瑗敘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 按隋書經籍志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佚此存九州箴

摯虞文章流別傳曰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銘箴篇云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誄碑篇云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illegible]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哀弔篇云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膇雜文篇云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又曰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封禪篇云揚雄劇秦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書記篇云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體性篇云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才略篇云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

洪邁容齋隨筆曰東方朔荅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又曰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于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陳氏書錄解題曰揚子雲集五卷漢黃門郎成都揚雄子雲撰大抵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

四庫提要曰隋唐志皆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

仍輯爲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歷中遂州鄭樸又取雄所撰太玄法言方言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爲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又汪錄二十卷

案張溥百三家集本亦一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四卷第一卷曰蜀都賦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第二卷曰長楊賦覈靈賦太玄賦逐貧賦酒賦反離騷上書諫勿許單于朝對詔問災異答劉歆書與桓譚書答桓譚書答茂陵郭威書爲益州刺史作箴度第三卷曰難蓋天八事解嘲解難蜀王本紀趙充國頌劇秦美新連珠第四卷曰十二州二十一官箴元后誄琴清英失題家牒綜凡六十一篇云案漢志揚雄賦十二篇今蒐輯羣書得完篇九殘篇一本傳云作廣騷畔牢愁此二篇亡僅存篇名又作彭錢名後漢書中本序

按文章緣起載揚雄作志録志録不知何書

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歆錄未見六藝舊書家

漢書楚元王附傳向三子少子歆最知名少通詩書能屬文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絶於人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又王莽傳平帝時莽爲大司馬以劉歆典文章於漢書王莽傳中見之歆石林等三人共陸賁殿大常博士

傅子曰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文心雕龍檄移篇曰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議對篇云如吾邱之駁挾弓劉歆之辨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事類篇云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章句篇云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

隋書經籍志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唐經籍志劉歆集五卷藝文志同

張溥百三家劉子駿集輯本一卷凡賦書議各三篇奏說論各一篇附洪範五行傳佚文

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二卷第一卷曰遂初賦甘泉宮賦燈賦上山海經表孝武廟不毀議惠景及太上皇寢園議功顯君喪服議移書讓太常博士荅文學與揚雄書從取方言新序論鍾銘凡十二篇第二卷曰三統歷殺七略佚文鍾律書佚文凡三篇

王莽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

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以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illegible]天鳳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廉有憲矢其封林爲建德侯位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

唐書世系表唐氏居沛國漢封斥邱懿侯生翦翦生賢賢生遵[illegible]遵生蒙中郎將生臨印令都都生倫倫生林林尚書令王莽封建德侯

論衡超奇篇曰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莽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亡

玉海六十一中興書目曰漢名臣奏三卷一卷孔光元壽二年八月奏篇凡三一卷唐林在新莽時奏篇凡十

嚴可均全漢文編唐林有集一卷今存上哀帝疏請復師丹邑爵又奏事各一篇

薛方詩賦數十篇

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齊則薛方子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世祖卽位徵方道病卒

班倢伃集一卷

漢書外戚傳孝成班倢伃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其後失寵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illegible]列女[illegible]曰班倢伃者左曹[illegible]之女[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

府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曰倢伃怨者爲漢成帝班倢伃作也倢伃徐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娣冠於後宮倢伃自知恩薄懼得罪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因爲賦及紈扇詩以自傷後人傷之爲倢伃怨及擬其詩

鍾嶸詩品曰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又曰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按藝文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隋書經籍志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班倢伃有集一卷今存自悼賦擣素賦報諸姪書凡三篇文選有怨歌行一篇

右別集之屬凡三十二家三十二部（[illegible]）

右詩賦二種凡四十家四十一部漢之辭人大都師範屈宋依則賈馬詩賦多而雜體寡故七略以詩賦爲目間有不一其體者則謂之雜賦雜歌詩或總謂之書如舊董仲舒所著書武帝命取相如所著書是也至劉中壘典校經籍錄屈宋等所作爲楚辭是總集之伊始移錄東方朔所作雜詩文是別集之濫觴是時已有集之名論者謂集始於東漢蓋約略言之究無以知爲東漢何時何人也又集部通例總集以選家爲主別集以作者爲斷漢人之集卽使部部出於

東漢隨有未名亦當從作者時代列之前漢況未必盡出東漢乎藝文志所載劉氏本奏御之文從而取去之班氏又略有所入其私家相傳見於班書及七錄所有隋志所載者荀卿以下凡三十二家今錄之如右西京人文當不止此如鄒陽嚴忌嚴助張子僑諸人亦必有集自魏中經簿新簿文章志流別集集林文苑淪亡遂無從而知之矣